

漫记巴黎英文书店

谢喆平

在巴黎看英文书？听起来是有些奇怪，但像我这样在巴黎用英文工作、喜欢看英文书的人，估计有不少。互联网时代英文已经横行四方，连从前非常不情愿讲英文的巴黎人也渐渐缴械投降，年轻一代更是如此。但尽管巴黎读书氛围甚浓，在此地找英文书看也并非易事。塞纳河两岸长长的绿色书廊里，英文书只是零星偶见，大都是法文书。巴黎有无数书店，大大小小，主题不一，但基本上都是法文书。好在巴黎有英文书店，一手二手书均能找到。

英文书店中最有名的还是莎士比亚书店。巴黎向来是热门的电影取景地，与圣母院隔塞纳河相望的莎士比亚书店自然也是。著名的“爱在”电影三部曲之《爱在日落黄昏时》(Before Sunset)开场就是这里，正在签名售书的伊桑·霍克一抬头，惊喜地望见朱莉·德尔佩含笑站在书墙旁。维也纳一别9年，面容褪去婴儿肥的朱莉·德尔佩，清减修长。某天黄昏，和隔壁办公室的奥地利驻教科文组织大使一起坐电梯下班，她说次日要“回维也纳开会，我随口问为什么不坐火车呢？她以前是奥地利驻华公使，答曰欧洲铁路建设比不得中国，坐火车从巴黎到维也纳得一整夜，哪有京沪高铁之快捷。不意外外，我们聊到了第一部“爱在”电影《爱在黎明破晓前》(Before Sunrise)里伊桑·霍克和朱莉·德尔佩的维也纳火车站之别，也聊到了第二部里的莎士比亚书店。

莎士比亚书店的知名读者不少，但海明威永远是第一符号。一战结束后的1919年，美国女子希尔维亚在塞纳河左岸的奥德翁街12号开了莎士比亚书店。年轻的海明威1921年初到巴黎，住得并不远，成为书店常客。他的《流动的盛宴》里有一篇是写莎士比亚书店的，短短几页而已，开篇第一句就是“那时没钱买书”。希尔维亚让囊中羞涩的海明威把书先拿走，钱等以后有了再说。当年的莎士比亚书店，顾客有海明威和菲兹杰拉德，也有纪德和瓦莱里。如今，奥德翁街12号早已不再是书店，但巴黎市政府在上面挂了块石碑，上刻“1922年希尔维亚小姐在这所房子出版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希尔维亚慧眼识珠资助出版《尤利西斯》英文版，成为永远的传奇。1941年希尔维亚的书店被德国纳粹勒令关闭。海明威1944年随盟军重回巴黎，他自嘲“解放”了莎士比亚书店。1951年，美国人乔治·惠特曼在距离奥德翁街800米处、面朝塞纳河的步切里街开了家名为密斯特奥(Mistral)的英文书店，1962年希尔维亚去世，惠特曼接过了莎士比亚书店的名字，以示敬意。

2004年出差巴黎时，曾前往莎士比亚书店。买的什么书已经记不得了，但印象极深的是书店四壁高到天花板的书架，架上书挨书，俨然“四壁书墙”。架上几乎都是旧书，新书不多。如今的莎士比亚书店已成网红打卡地，门内熙熙攘攘，架上尽是新书；门外游人从早到晚排队，俨然香榭丽舍大街的LV旗舰店。书店入口处，站着衣着考究的保安，其凛冽的眼神可却人于百米之外。仅有的一点儿旧书，被冷落到店门外简陋的书架上。“二十年重过南楼，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我去了一次就兴致全无。电影里朱莉·德尔佩曾对伊桑·霍克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书店，常常一坐一下午”。如果拍第四部“爱在”电影，她还会这样说么？

距莎士比亚书店西南几百米处，僻静的出版街上，有一家加拿大人开办的名为修道院(Abbey)的英文书店，专营二手英文书。书店门楣上撑了面枫叶旗，门外常年有茶水摊子免费提供给顾客。店面不大，地面一层和地下室旁空间放上书架，连门背后也掏成嵌入式书橱，密密麻麻塞满了书，柜台上堆满关于巴黎的小开本诗集。因为距离巴黎圣母院和塞纳河不远，这家店的顾客多是游客，大家操着各式各样口音的英文，友善地在书架前侧身让路。除了常见的文学、哲学、历史、科幻、戏剧、电影、音乐等分类，书架上专门有关于巴黎和法国的书，既有游记，也有小说和回忆录，水准不一。

修道院书店往南大约500米，旧金山(San Francisco, 图①)书店位于王子先生街上，与实证主义鼻祖孔德的故居隔街相望。这家书店门面不大，门窗漆成红色，阳光下有种奇特的可爱感。黄昏时分灯光亮起时，美极。在雨中或雪天，那种温暖的美尤其令人难忘。店员是个金发的斯文年轻人，说一口抑扬顿挫且无比丝滑的英式英文，他说书店一年到头不休息，顾客多是附近大学的学生，完全不愁客源。我曾在这里以几欧

元购得一本前英国驻华大使理查德·伊文思(Richard Mark Evans)所著《邓小平传》(Deng Xiaoping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先后借给若干国家的外交官同事阅读——他们鲜少有人知道中国那一代革命领袖的留学经历。我还在这里以5欧元买到40年前出版的大导演约翰·休斯顿(John Huston)自传，书页已深度泛黄，但文字极强的画面感和坦诚与流畅远超预期，比花了12欧元买的伍迪·艾伦的知识分子气十足的《毫无意义》(Apropos of Nothing)读感要好得多。

在我看来，这家店的书比修道院书店的水准要高，也许因为位于左岸大学区，周遭多是挑剔的读书人。除了常见的文学艺术书，这家店还有众多的历史和哲学书。书店的窗台上摆了几本昂贵的二手书，其中最贵的是乔伊斯的《室内乐》(Chamber Music)第二版，标价1000欧元。亨利·米勒的《绘画意味着再爱一次》(To paint is to love again)原价2.5美元，标价250欧元，但亨利·米勒给安娜伊斯·宁的书信集标价只有40欧元，不知道是什么道理。有意思的是，这两家书店的店员提起莎士比亚书店均一脸不屑。“书店得有书店的样子”，这大约是他们表情后面的潜台词。

在教科文组织开会的时候，因为国家名字的第一个字母都是C，我们总是和智利代表团相邻而坐。智利代表团有学习的传统，海军电子工程师出身的副代表常常在会议间隙拿出电脑修改论文。有一次，美丽的智利女同事桌上放了一个大纸袋，上面印着史密斯父子(Smith & Son)书店。问她，开心地说这是最喜欢的英文书店。会后，照她所讲循迹而去，发现这是一家历史悠久的书店，内尔兄弟(Neal Brothers)1870年在这个地址上开店，最初的业务范围包括借书、售书和茶。1903年书店被卖给W.H.Smith & Son公司，后者在此地经营了117年。2020年这家书店再度成为独立书店，但沿袭了史密斯父子(Smith & Son)店名。

史密斯父子书店开在卢浮宫右侧长廊骑楼的最西头，面向杜勒丽花园，上下两层，空间开阔，经营状况良好。楼下售卖书籍和杂志，楼上一半是咖啡

厅，一半是童书和纪念品。这家店既有最新的英文畅销书(尤其是科幻类)，也有海明威、伍尔夫等一众英文作家的长销书，还有最新的经济学家、纽约客、自然、科学、外交甚至哈佛商业评论等上百种杂志，上新极快。我在这家店买到过一本有意思的小册子，书名是《英军法国指南》(Instructions for British Servicemen in France, 1944)，是当年盟军诺曼底登陆之前，英国外交部请新闻界名宿为军队写的介绍法国情况的绝密手册，由钱锺书眼中的“饱蠹楼”，即牛津大学的博德利图书馆于2005年再版，2020年第5次印刷。小册子写得确实好，文字精准简练却不失幽默，写家显然是高手。盟军解放巴黎之后，这家书店一度是英军办公和聚会的地方。

距离史密斯父子书店不远处，还有一家名为加利尼亚尼(Galignani, 图②)的书店，是当年欧洲大陆的第一家英文书店(The First English Bookshop Established on the Continent)，据说从1856年起即在此处营业。加利尼亚尼家族源自意大利，最初移民到英国，后又转至法国，家族6代人持续经营这家书店。书店深色的木橱和木梯充满英国古典味道，但除了店名，早已和意大利没有关系，如今主打英文的艺术书籍和画册，也掺进了一些法文书，但没有一本意大利文出版物。

卢森堡公园向来是巴黎左岸的绝美景致。公园西门外的美第奇街上，有一家名为“红色手推车(The Red Wheelbarrow Bookstore)”的英文书店。书店共三个店面，一个卖童书，其他两个一个侧重历史与哲学书，一个侧重文学书。我常常在周末漫步至此，看看都有哪些新书上市。在这家店，我买到过人称“九星名厨”的艾伦·杜卡斯(Alain Ducasse)的自传，送给好友做生日礼物，答谢她在异国他乡款待的无数顿肉类馄饨和脆鸡鲜，简直堪称完美。这家书店的名字源自做了一辈子医生的美国后现代诗人威廉姆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的名作“红色手推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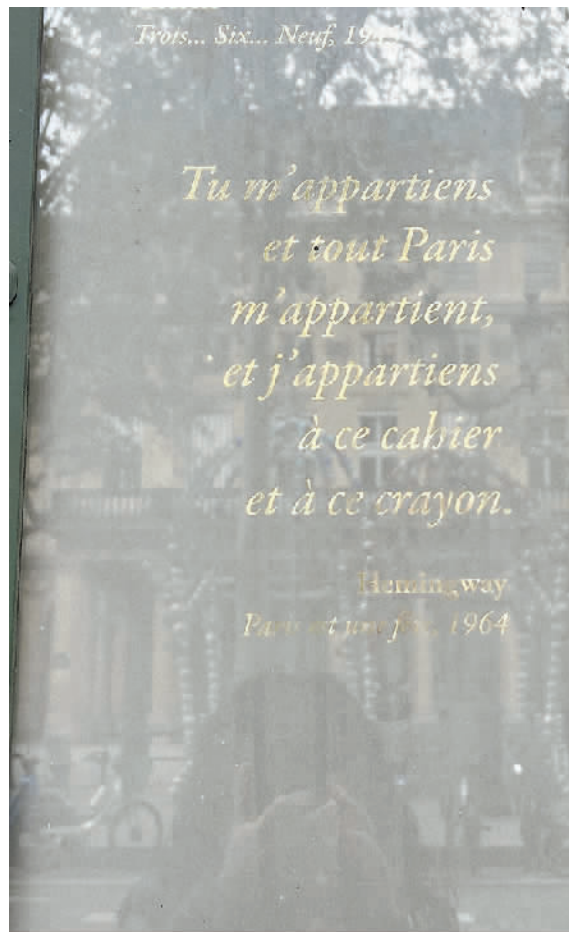
那么多
仰赖
upon
a red wheel
barrow
亮闪闪带着
glazed with rain

雨水
在几只白鸡
边上
巴黎的法文书店也有英文书在

售。圣日耳曼街上有家书页之忆(L'écume des Pages)书店，店名非常典雅。那大概是全巴黎关门最晚的书店，每天从中午营业到晚上十点半，因为与著名的花神咖啡馆相邻，营业时间也几乎同步。这家书店面积不小，但一个半架子的英文书都是长销款，比如海明威、乔治·奥威尔等，也有杜拉斯小说的英文版。一本书大约十几欧元，但是和花神咖啡馆11欧元一杯的自酿啤酒比起来，也不算太过分。这家书店的橱窗曾经专辟出刘慈欣科幻小说专区，可惜只有法文版。我也曾在索邦大学附近的吉尔伯特和约瑟夫(Gilbert & Joseph)书店的两楼看到劳伦·白考尔的英文自传插在法文书架上，品相稍有残次，半价出售，只要7欧元。那时我正在读巴里·布赞为亨弗莱·鲍嘉身后写的评论文章，也被约翰·休斯顿写鲍嘉的文字吸引，自然赶紧入手。此外，老佛爷百货商场七层的纪念品区，乐彭马歇商场三层的书店，也有一两个书架的英文书，只不过通常是旅游书和菜谱，但是价钱可远比奢侈品要接地气。

巴黎的书店通常周日不营业。某天去建于1708年的德拉曼(Delamain)书店，吃了闭门羹才想起来当天周日。退后几步端详，这才发现书店门外玻璃内镶着的是法文版的海明威名言：“你属于我，整个巴黎属于我，而我属于这个笔记本和铅笔(Tu m'appartiens et tout Paris m'appartient, et j'appartiens à ce cahier et à ce crayon. 图③)”。亨弗莱·鲍嘉在电影《卡萨布兰卡》里也有一句著名的台词：“我们永远拥有巴黎(We will always have Paris)”。在这个深秋的下午，教科文组织总部大厅人声鼎沸，22个阿拉伯国家在举办文化活动。图书馆内，馆员一如既往地悄无声息，我和另外一个学者遥遥相坐，空气中只有我敲键盘的声音和他翻书的纸声。午梦千山，也许巴黎的这个下午属于我。

(作者为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一等秘书)



一条窄细的水泥桥，像匹嶙峋瘦马，跨在上塘街和下塘街之间的水面上。桥身长满了绿苔，两排细脚伶仃的水泥支柱下，包了生锈的红铁。水也瘦，剩半河冷绿。桥上水泥栏杆有的只剩一根铁皮。水泥桥面裂痕处处，混杂的碎白石，像洒满了风刮不走的落叶。对岸桥头一树红枫一树黄栌，色彩浓艳似化不开的油彩，衬得老桥风烛残年。

江南的细雨，只是湿润了初冬的风，这冬也不似冬，只有仲秋的意味，河岸一株巨大的泡桐还绿着，张着巨大的树冠，将身子探在绿水上。阴沉沉的天空下，窄窄的石板路上泛着天光，两边逼仄的旧屋，隐着绿苔的老墙，斑驳着灰白黑，像泼泼山水。商店寥落，行人寥寥。老式的理发店里，透过木框窗水汽模糊的玻璃，朦胧中见一主一客，认真地做那一头白发的功课。

青石板路高高低低，不太好走。“古镇的陆宅在哪里？”我问迎面走来的一个穿保安服的男子。他立住，犹疑了一下，往远方指了指，“是有个用直古镇，离这很远呢！得开车。”我疑惑，陆宅？说的用直吧。苏州话真分不清。不再细问，笑了谢过。

他指的前方，街角转弯处，惊见一筐筐卷面。好大的店！大筐、小筐、筛子、笊厘，全是拳头大的丝状卷面，毛线球一样。卷面随意排列，有序无序之间，像一团团流云，线条流畅又狂乱不羁。面有两种，一种宽如柳叶，一种细如丝线。在青冥的薄暮，在寂寥的古街，有一种穿肠而过的烟火味。

抬头看，一栋木质老屋，只街口有飞檐，挂了蒙尘的三只红灯笼。门匾上红底金字招牌，只两个圆润的楷体：“生面”。简单、直接，店铺里外，确实只有生面。真是“别开生面”！三个老人围了门边坐了一溜，柜台

里穿白大褂的想必是老板了。四人见我停下，不再闲话，齐齐拿眼睛盯我。老板七十开外，敦厚的身材，圆胖的脸，长长的眉毛花白了，人周正地端着，有些严肃。他手夹一叠点心的烟，却没有抽。

我问：“面怎么卖？”可能是看我脖子挂着相机，不像买面人，一时没人应声。一股冷风袭来，有个老人袖了手，把头缩了缩，并不挪身。白衣老者见我走，硬声说：“面没干，不卖！”一副工不示人以璞玉的表情。“阴雨天总会晒不干，难道生意不做了？”我笑问。

我不曾想到山山上的行走，是如此地艰难。每一次抬脚，往上迈一步，那种又沉重又不明显的重力感，不是脚重，而是整个身体往下的滞重。每动一下，流沙就往下拉，全身有一种在梦中行走的钝涩感。走不了几步就要大口喘气，只好申请骆驼，但被告知过了六十五岁的人禁止骑。呵呵，我怎么不早点来敦煌。这回才算知道，在沙漠上骑骆驼，西部风情的背后，是要过性命的托付。大漠之路，最早开凿莫高窟的苦行僧人与印度工匠，穿过塔里木盆地而来的粟特商队，河西走廊上的汉唐军队与中原移民，甚至西天取经的玄奘法师，都是这样过来的。

我终于排在队伍里，在这条软绳木梯上，缓缓挨到了山顶。极目所见，鸣沙山上，山顶都是人，山坡上也满是人。沙山后面还有无尽的沙山，无尽的沙山上是苍凉的月光。出租车司机就提前告诉我，你们到鸣沙山，我只能远远地把你们放在路口，今天是万人星空大合唱的最后一天，根本进不去。呵呵，结果我们走了一公里多，再换乘了景区的接驳车，才来到山下。我平生第一次看见沙山如此浩渺。由于已过寒露，天气已略有凉意。鸣沙山的坡度并不算陡，但是绵延不绝的沙丘与起伏无际的沙坡，辽阔旷莽，人散在上面，真是如芥如蚁。我从来没有看见有如此的空间能把人放得如此的小。

我们到了山顶的时候，天渐渐暗下来，月亮也升起来了。往下看左边是月牙泉，不一会儿，月牙泉的灯亮起来了，形似一弯月牙，在鸣沙山对照下，显得温柔秀气。山脚下广场上的那个小舞台也变得很小很小，但是扩音器的声音仍很清晰，也许是这个山谷的回音很好，扩音器里有人反复号召大家多往正面的山坡面坐。有人背着一个包，专门做坡顶上的观众的生意，我们买了玉米和矿泉水，有人买了啤酒，三三两两，男女老少，大都在拿着手机拍照。

我们开始不知道万人合唱究竟有一个什么样的观众席，以及什么样的舞台，音乐一响起来，好像就开始了。原来就是山脚广场上的小舞台，对着整个沙坡上坐着的人。观众渐渐有点激动，不断挥舞着荧光棒，陆续涌动着集中到南面的一大片坡地上，因为那里可以看得见对面整个山坡上的巨大灯光字幕，于是可以跟着歌词，随下面的歌手一齐唱。歌手没什么名气吧，他每唱一首就要求上面观众的意见，观众如果同意了就会发出热烈的呼喊声，手上挥动着荧光棒；如果回应的声浪大，荧光棒挥动加快，歌手就开唱新歌。字幕之外，忽然，对面沙山上的天空，居然升腾了巨大的焰火，是电子焰火秀吧，在蓝色的夜空中构成了连续不断的文字与图案。噫！那不正是莫高窟壁画中“落花空中左右旋，微妙歌音云外听”的飞天么？那不正是曼妙洒脱飘逸的天男天女，在千年洞窟的暗夜中忽然睡醒过来了么？再看下面，在一个比任何足球场都要大好多倍的空间，歌声却比任何一个城市举办的大合唱都要来得真切，——上面是浩浩幽蓝的天幕，下面是万众起伏的和声，四处回荡的歌声与满山遍野的荧光，那种音声不是震耳欲聋的高分贝，而是如大海潮音、如山鸣谷应一样的自然音响，这太令人兴奋了，这也是久违的狂欢。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南方，哪里有这样的沙丘、星空与焰火，这样欢腾的万众？我联想到昔日在雅典往麦锡尼的途中，参见过一座半圆形的古希腊岩石剧场，也是星空，也是秋夜，当时十分震撼，心接千载，神游冥漠，然而规模跟今天的这个比起来，真的是有云泥之别。

然而你要问我唱的什么歌，歌词是什么内容，一共唱了多少首，我全都没有记住。因为流行歌曲太多了，除了刀郎李健胡德夫罗大佑李宗盛等少数几个老派，其他我都记不住。刀郎应该来这里，沙漠跟沙哑，刀与骆驼，都很搭的。张岱也应该来这里，写一篇《鸣沙山看月》，“声光相乱，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者，看之”，“左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看之”，或写一篇《鸣沙山听歌》，“二鼓以前，人声鼓吹，如沸如撼，如魔如吃，如聋如哑……”，“名为听歌而实不知歌者，听歌而不作意于听歌之志者，听之”，后面一句，我说的就是我。

那么，我从歌声中听出了什么呢，听到我白天在莫高窟壁画中看到的，那些西域音乐，那些胡腾舞曲、飞天伎乐与八声甘州，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说：“成群的天女在跳舞，乾陀婆在曼声歌唱。”这是在图片、画册、展览与数字化洞窟中听不到的。我们决定启程往敦煌的时候，上海正开办三个有关敦煌的展览，形成空前的敦煌热。其中有很精美的摹拟与数字化成果。然而往敦煌是多年的夙愿，我毅然反向而行，离虚向实，来到现场。要知道，在河西走廊上行走一回，在沙漠里跋涉(尽管只有一个晚上)，亲临洞窟，在若有若无的朦胧里与菩萨对一下眼神，呼吸那一千多年前画壁时呼吸过的空气，是此生何等难得的经历；以及，昨晚在沙州夜市上，灯火灿烂，器呼嘈杂，肩摩肩，面看面，吃红柳烤肉，手扒羊腿，购奇妙的菩提果、幻媚的西藏彩灯，以及现在，偶遇延续了历史的回声，听到了在水泥森林里看展览时听不到的真切的声音。

其实，这万众听歌之人，除了一部分敦煌本地人之外，更多是像我一样白天看过了莫高窟的八方游客。因而，很自然，我更是从歌声里听出了中国人曾经有的一度压抑的以及现在依然还有的浪漫与热烈。中国的诗典说：言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日本的古文论说：岂有有生之物，而不发声而歌？我的《甲辰秋日敦煌河西走廊之行》组诗，开头两首即是《题鸣沙山月牙泉二首》，诗云：满天星斗落山坡，两片月几天地和。纵使霜风寒露过，鸣沙山上万人歌。欢腾万众唱星空，席地幕天一醉中。莫怪飞天盈洞壁，敦煌原本是仙宫。

鸣沙山之夜

胡晓明



二〇二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生面

魏芳芳



「文汇报」
微信公众号